

龍維耐醫生常常教導作宣教人的要有三方面的裝備，就是「Being, Knowing, Doing」(生命質素, 知識和事奉技巧). 他亦指出華人宣教走來 50 年, 唯美中不足的是一半以上的宣教士都未能在工場事奉十年以上. 這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因素, 不過要走長線確實也不容易. 我盼望能拋磚引玉以過來人的經歷分享一些心得, 歡迎各位同路人加上個人的體會.

### 「衰得」

記得初學語言的時候因為發音不正, 當地人乾脆叫我說回英語; 又因為我在農村教學, 晚上屋頂的鼠兒們跑來跑去令我不敢入睡, 翌日學員把老鼠抽出來時令我驚叫, 卻被同學取笑我膽小. 像這些「淤事」不計其數, 現在回想一笑置之, 但當時卻切實羞愧. 我們都在一種「不能錯」的環境長大, 所以出來工場的時候總有幾分壓力, 學語言要好要快. 適應要強、事工要見果效. 最好是快點領人信主. 這些都沒有不對, 但擺位不好便造成不健康的枷鎖. 「衰得」起是放過自己的良方呢, 承認「唔得」也是一種釋放.

### 「輸得」

工場上的變數大, 我們多少都學懂要靈活, 但總有些時候不論你如何努力結果是強差人意. 我是進到語言中心學語言, 老師常說我屬於出色的學員之一. 但告訴你們我直至調離工場前也未能以當地語講道 (他們的聖經詞語部份是創造出來的). 但我另一位朋友卻從未在語言中心受訓, 她的本地丈夫也不教她, 可她能在兩三年後以當地話講道. 失敗一好像叫我們難以回去交待, 但接受失敗也並不等如我們沒有貢獻. 有時神也會用我們的失敗去成就祂的心意. 記得第一次跟首都教會去山區參加營會, 怎料第二天起來眼睛突然刺痛不能見光, 被迫要馬上回首都看醫生, 原來我得了急性青光眼, 若太遲處理的話便影響視力. 那次我非常不情願離隊, 因為可跟服事的青年人建立更深關係, 同時還有兩位來自我宗派的同工從香港到來探望我, 而我卻.....這反使香港的同工們更體會我們在工場的不易, 令區會日後更願意支持工場的事工發展.

### 「忍得」

宣教人都屬「有性格」人士, 我們都必須承認有部份的「我」是挺難相處. 許多時不是你忍我便是我忍你. 在第一個工場時曾經不知為何本地督導突然不喜歡我, 對我漠視, 說我不需要向他交待. 我不單覺得受屈, 而且我一直都非常尊重和珍惜跟他的伙伴關係. 為此, 我哭了許多個晚上也不斷自我反省, 卻想不出所以然來. 更甚是一次他以質問的語氣說聽聞我想離隊並自立宗派教會. 我從未有這想法本可還擊, 但想到我若失見證, 來這裡宣教又何用? 我最後選擇禱告交託, 並以忠誠事奉來讓督導察看. 差不多兩個月後他對我的態度又變回從前那樣. 直至我要調

離那工場時督導對我多翻挽留，最後甚至為我辦了個歡送會。感謝主！透過這個「無妄」把我的生命闊度擴張，訓練我不輕言放棄。

### 「捱得」

你可曾試過三人坐在電單車上好幾個小時走崎嶇山路，照腸鏡過程沒有下麻醉藥，一天 19 個小時沒電？如果你對這有點配服的話，告訴你早期的宣教士要走幾天的路程下山為了打一個長途電話回家，有在戰亂天災下冒生命服事的更要向他們致敬。我一位屬靈導師說過環境是神用來訓練我們的。我總覺得神在每個人身上放下一種「抗逆力」，當我們願意接受環境的挑戰 這份抗逆力便會啟動出來，使你越來越堅。

### 「悶得」

每逢當地節慶到來時我最好的當地朋友便回老家，宣教人的團契完結後又再等待下一次的相聚。我們總得面對一大片「沒有其他人」一起的時候，華人習慣熱鬧不喜歡獨處。前輩們都教我們在工場要培養新興趣，最好是攬些一人的興趣可以為我們解悶，都是很好的提意。但有些時候，let's not do something (不去做甚麼) 是對我們這群熱愛「做」事的人來說一種抗衡，它逼使我們學習停下、休息的寶貴。以前在工場上沒有晚間活動，有時連電力也沒有，我反而更享受這種寂靜的氛圍，能浸在主愛中與神同在實在好得無比。現在反而很懷念那種同神一起的關係，回來之後總覺很難安靜，有時整日過盛的活動使身體像洩了氣的球般，晚上便有種無力感。所以，能夠悶都是一種走得遠的力量。

「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、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為要得憐恤、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」。是的，Being 的操練是一輩子的學習，越多向神赤露越能輕看得失，越多謙卑越能突破老我，祝福所有的同路人都能跨越每個考驗，在宣教路上無懼前行。